

说说《诗经》中的“弄瓦”

潘超青

(厦门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, 厦门 361005)

《诗经·小雅·斯干》有云:“乃生男子,载寝之床。载衣之裳,载弄之璋。……乃生女子,载寝之地。载衣之裼,载弄之瓦”。诗经时代已经出现了男女贵贱的差别,男孩把玩的是玉质礼器,女孩却只能弄“瓦”。“璋”是“半圭”,相对明确,那“瓦”是什么呢?《毛传》释“瓦”为“纺塼”,关于“纺塼”是怎样的物件却众说纷纭。文本拟就“纺塼”的具体所指作一番剖析,并进一步探讨“瓦”的涵义。

《毛传》注“瓦,纺塼也。”“塼”,本作“𡗗”,后加“土”字旁,多为土陶质地,纺𡗗则指用于纺织的物件。西周时期,女子参加纺织劳作是普遍的事。《大雅·瞻卬》有云:“妇无公事,休其蚕织”,《豳风·七月》亦云:“女执懿筐,遵彼微行,爱求柔桑”,描绘了女子采桑养蚕的情景。因此,《毛传》将“瓦”释为纺织工具,与纺织劳作联系起来,并以此来阐释诗文的用意,即对女子应当及时灌输日常纺织劳动意识,让她掌握娴熟的纺织技术,来体现她在家庭中的价值。后世也延续了此种思路,强调女子纺织劳作的重要性。如《汉书》曰:“张安世尊为公侯,食邑万户。身衣弋绋,夫人自纺绩”,都标榜女子熟谙纺织技术,体现其勤劳贤德的主妇之风。因此,从“瓦”与纺织工具的关系这一角度来解释“瓦”,符合当时的社会观念和家庭分工。只是《毛传》所说“纺塼”究竟是何种形制的纺织器具,后世却有不同的解释。

第一种释为镇压纺车的砖头。清王应奎《柳南随笔》卷二云:“余见今世纺车之式,下有木一纵一横,往往以砖镇之,或于纵木上,或于横木上,盖防其动摇也,岂即所谓纺砖乎。”此处显然以后世的

“砖块”来理解西周时的“纺塼”。周代虽然有“砖”的记载,却一直缺少实物佐证,目前可推测的是整个周代(包括春秋战国)还没有用于宫室砌墙和铺地的批量条砖、方砖,而且以砖块之分量也断然不会给初生的婴儿把玩。更何况纺车的出现要到西汉,关于纺车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西汉扬雄的《方言》,被叫做“维车”和“道轨”。由此看来,释纺塼为压纺车之砖实乃想象之辞。

第二种释为瓦片。南宋黄震撰《黄氏日钞》卷四云:“古说瓦,纺砖也。今所见纺无用砖者,而瓦亦与砖为二物,恐风俗古今不同尔。尝见湖州风俗,妇人皆以麻线为业,人各一瓦,复膝而索麻线于其上,岁久瓦率成坎。”黄氏认为“瓦”即屋瓦,并与乡间农妇纺织时所用瓦片相联系。妇女搓麻线的时候将一块瓦片置于膝头以防止搓伤,这种纺绩习惯一直延续到现代,40年代初福建莆田农村妇女搓麻时也用瓦片置于腿上。然而,屋瓦之称瓦却始见于战国,《韩非子·十过》云:“裂帷幕,破俎豆,隳廊瓦,坐者散走。”《墨子·备突》:“为其门上瓦屋。”《周礼·考工记·匠人》:“葺屋三分,瓦屋四分。”据考古报告,陕西凤雏、扶风召陈西周建筑遗址中已经发现屋瓦,有学者认为“西周早期已经使用瓦片盖屋,其发明者即是周人祖先或西北地区其他部族的先民”。^①所以,说“瓦”用来搓麻,是可以成立的,但是说周人祖先已经将屋瓦的用途扩大至搓麻,却没有足够根据。总之,以后世女子用瓦片搓麻来解释“载弄之瓦”的“瓦”,仍然是推测而已。

第三种释为瓦形玉器。清代姚际恒于《诗经通论》中说:“瓦,《毛传》以纺塼解之……予又见三代古玉,长、阔寸许,如瓦形,或即是此,未可知也。”此处,姚氏对“瓦”的理解实际仍延续了“屋瓦”的思

[基金项目] 厦门大学哲学社科“繁荣计划”。

① 杨鸿勋:《建筑考古学论文集》,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87年版,第102页。

路,只不过以玉制屋瓦取代土制之瓦,尺寸、重量上或许可供婴孩把玩,但同样犯了以后世之“瓦”猜度周时之“瓦”的错误。














以上释读似乎都难以成立。结合当代的考古发现,许多研究者认为纺罽其实就是考古发现中大量出土的纺轮。本文亦认为,纺罽即纺轮可能是最接近事实的一种解释。















二

纺轮是现今的名称。在新石器时代及商周遗址的考古发现中,纺轮大量出现,纺轮的形式多样,有扁圆形、圆锥形、锥台形、算盘珠形等,最常见的为扁圆形,大的直径在4至5厘米之间。

“罽”,《集韵》云“徒官切,同團”。《说文》“團也”。《庄子》作“园”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“五者园而几向方矣”,《集韵》云“园”同“團”。“圆、團、園”都是圆形的意思,说明罽为圆形之物,这正与“纺轮”的形状相一致。

西汉末年刘向《说苑》卷十七《杂言》云:“子独不闻和氏之璧乎,价重千斤,然以之间纺,曾不如瓦砖间纺者。”以圆形之璧与瓦砖相类比,且也可以用于纺织,由此可知纺罽外形和璧相仿,都为圆形,内有一孔,与后世大量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纺轮正相符合。《朱子语类》卷八十一也云:“瓦……纺时所用之物。旧见人画《列女传》漆室,乃手执一物,如今银子样,意其为纺砖也。”朱熹所见《列女传》即《后汉书·列女传》,该传写曹世叔妻内助训古者,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焉。他看到了瓦砖的图像,但不知道那是什么,反而用银子(马蹄形或圆饼形)来形容,越比越糊涂了,但可肯定那不是砖头也不是屋瓦,是什么呢?只能是纺轮吧。

探究“纺罽”的形制,还可以从甲骨文“專”字构形上得印证。《甲骨文编》卷三、二三载有的“專”字,形态有些许差别^①,其基本形象可分为两种类型。第一类型如 (七·S一八〇)、 (甲二三四一)、 (甲三一〇三)、 (铁二六八·四)。这一类型既有“”,又有“”、“”,但无“”下之“”。第二类型如 (前六·五·四)、 (林一·二八·七)、 (明一五三八)等既有“”、“”、“”,还有“”。对

甲骨文“專”字的构形有的已达成共识,如“又”或“寸”为“手”,“”为丝线,但也有分歧,如“”,有学者认为那就是纺轮,也有学者认为并非纺轮,而是表示加过捻的纱绕在專杆上,“”中的“”才是陶制或石制的纺轮,“”是代表用手回转纺專上的纺轮^②。笔者以为“”是甲骨文“專”字构形的关键部分、核心部分,最能表现“專”的状态。上面我们引用过,《集韵》等书都将罽(即專)释作“團”、“圖”、“圆”,也就是说“專”的主要特征就是圆形,是圆形之物,表现之于形象的甲骨文,就是“”。圆形中之“十”,是表现纺轮旋转运动的状态。韵书中释“專”为圆,是对“專”形状的描述,甲骨文“專”字则表示纺轮的使用,正在工作中的纺轮。有的甲骨文“專”字如、“”、“”,“”下并无“”,如果解释为绕在專杆的纱,那么无“”就没有纺轮,缺了最关键的轮,又如何纺纱呢?所以,我们认为“”才是纺轮。

三

纺罽即纺轮,经过以上分析,基本已经释明,那么纺罽与瓦又是什么关系呢?是否像毛注“瓦,纺罽也”,瓦即纺罽、纺罽即瓦呢?为了弄清这条注释,还得说说“瓦”。

《说文》:“瓦,土器已烧之总名”。段玉裁注:“凡土器未烧之素,皆谓之坯,已烧皆谓之瓦。”瓦实际上就是土陶器的总称,囊括了日常炊煮用具、饮食用具、乐器、礼器等多种器具。炊煮器如鬲、甑、鼎、釜,饮食器如孟、豆、盘、碗、盆等,建筑用陶如板瓦、筒瓦、砖和地下水管,都可以称作瓦。当然,其中也包括了纺织工具纺轮。因为“瓦”所指广泛,所以单用“瓦”字,有时很难确指是哪一种土陶器,如《列子·黄帝篇》云:“以瓦抠者巧,以钩抠者憚,以黄金抠者悞。”说的是用陶制品下赌注会比较轻松愉快,赌注越大对内心影响越大。又如《淮南子·说林训》云:“瓦以火成,不可以得火。”意为瓦器是用火烧成的,但烧成后不可再用火来烧它。这里的“瓦”都无法确指。

也有一些单用的“瓦”依据上下文有着比较明确的所指,如可称作“瓦”的陶制乐器。《国语·周

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:《甲骨文编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5年版,第135—137页。

② 参见陈维稷:《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》,北京:科学出版社,1984年版,第17页。

语》记伶州鸠“以乐喻政”答周景王问曰:“夫政象乐,乐从和,和从平。声以和乐,律以平声。金石以动之,丝竹以行之,诗以道之,歌以咏之,匏以宣之,瓦以赞之,革木以节之,物得其常曰乐极,极之所集曰声,声应相保曰和,细大不逾曰平。”这里的“瓦”是土陶乐器,古八音中的“土”指的就是这种瓦器^①,属于瓦器的乐器有埙、土鼓、缶等。《说文》:“埙,乐器也。以土为之,六孔。从土熏声。”《尔雅·雅乐》注,埙乃是“烧土为之,大如鹅子,锐上平底,形如秤锤,六孔,小者如鸡子。”鼓,先秦典籍中称为“土鼓”,用瓦作框,用皮革蒙两面,敲打和声。《礼记·明堂位》:“土鼓、蕤桴、苇籥,伊耆氏之乐也。”土鼓起源于古史传说中的神农时代,商周时王宫专门设有掌土鼓的乐师,《周礼·春官》:“籥章掌土鼓圉籥。”再比如缶,秦国一些地区常作为打击乐器。《说文》部首“缶”,又曰“(缶)所以盛酒浆,秦人鼓之以节歌。”《易·离》:“不击缶而歌。”另外,缶、鼓、钟、南等也可作礼器之用,如《礼记·礼器》云:“五献之尊,门外缶,门外壶。”

除了这些常见的日常用品和礼乐用器,瓦还可以指陶制的动物形玩具。上古遗迹的考古发现中常出现土陶动物玩偶,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猪、羊、鱼的小陶塑,虽然其作用是玩具还是有宗教意义的神祇形象难以判断,但已经具备了供儿童玩耍的基本功能。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的数枚圆锥体造型之陶制品,有学者就推断为中国最早的儿童玩具“陶陀螺”^②。值得一提的是甘肃玉门火烧沟出土的陶埙,多数放在墓主人的腰部或胸部,而且在儿童身旁放置的最多,这说明“夏代时的陶埙可能已被作为占卜祭祀等宗教祭祀活动中使用的器物,具有通神施法功能,同时也可能是当时儿童玩耍的玩具,更有可能是保佑未成年人的一种护身符”^③。陶制玩具汉代犹存,汉代王符在《潜夫论·浮侈篇》中提及可

用泥做成车、动物的形状给孩子当玩具,所谓“或做泥车、瓦狗。马骑倡排,诸欢小儿之凡,以巧诈”。

了解了“瓦”的含义,回过头再看《毛注》说“瓦,纺埙也”,我们不能不有所存疑。“瓦”指涉广泛,所谓土器已烧之总称,是抽象、一般的共名,而“纺埙”(纺轮)是具体、个别的专名,共名大于专名,一般不等于个别,两者之间是不能划上等号的。在《斯干》中,瓦可以释为纺埙,又为何不能为乐器、玩具、甚至小型的土陶用具呢?《毛注》“瓦为纺埙”说至少是需要上下文的暗示或映照的。另外,从诗作的内涵来看,将“瓦”解释为纺埙之后,再引申出此举是对女孩从小就灌输女子的纺织劳作意识,也未必妥当,因为《斯干》诗中“载弄之璋”、“载弄之瓦”乃对举关系,若对女孩进行纺织劳作教育,相应的对男孩就应该进行耕作、狩猎、战争教育,而诗中并无这种意思。诗作想表达的只是贵重的玉器和低贱的土制品(陶器)的对比(正如“床”与“地”、“裳”与“裼”对比一样),从而表明男女在家庭、社会中的不同地位。以玉、瓦比喻贵贱古已有之,后世同样沿用这种对比,如王充《论衡·对作》曰:“朱紫杂厕,瓦玉集糅。”瓦、玉反义对比,喻善恶共处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上》云:“夫瓦器,至贱也,不漏可以盛酒。虽有千金之玉卮,至贵而无当,漏不可盛水,则人孰注浆哉?”虽说玉卮不当,不如瓦器,其心中之意仍是贱瓦贵玉。同样的例子如宋释道原《景德传灯录》卷十:“比来抛砖引玉,却引得个坠子。”抛砖引玉,二者高下立现。后世所谓“宁为玉碎,不能瓦全”,更是将玉瓦对比上升到生死气节、道德荣辱的层面。

说到这里,该如何注《斯干》“载弄之瓦”的“瓦”呢?我们以为用现成的“瓦,土器已烧之总名”就可以了。

(责任编辑 宋媛 责任校对 宋媛 孟大虎)

① “八音”是我国古代对乐器的统称。《周礼·春官·大师》:“皆播之以八音,金石土革丝木韵竹。”“土”即土制乐器。

② 参见王宜涛:《我国最早的儿童玩具——陶陀螺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1999年第5期。

③ 薛雷:《夏商陶埙研究综述》,《艺术百家》2007年第5期。